

我们
毕业啦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告别。00后在这个盛夏毕业，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告别式。

因为疫情，他们的青春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，“青春才几年？疫情就三年”。今天起，我们将推出一组来自天南海北的毕业生故事，来看看青春的不同模样，还有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无限期许……

毕业了，浙大这群学子选择划一次龙舟和校园告别

启真湖的桨声灯影里，有我的青春印记

本报记者 刘俏言

2022毕业季如何告别？拥抱显得过于用力，转身又留下太多遗憾。

再划一次龙舟吧，轰轰烈烈来一次。

6月26日，浙大启真湖上，一声声口号划破平静，男孩女孩们穿着学士服在划龙舟，领头的男孩喊得最卖力，脖子上青筋直爆，湖水打湿了他宽大的袖口。

他叫杨小和，他今年毕业了。

阵阵桨声，伴随学业和毕业

在启真湖上划船是杨小和最爱的事，一个人划龙舟的时候，绕着小湖划向大湖再划回来，路过阳明桥底时，桥上总有谈恋爱的情侣。

拖着个大龙舟，杨小和是别人眼中的风景，他独自享受这一呼一吸下桨的节奏，在心里默念着节拍。

龙舟队里总有人说杨小和是愣头青，平时训练不够还要给自己加训。想赢嘛，不丢人，他是领桨手，也是队长，2019年参加中华龙舟大赛之前，他给大伙儿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，看着就很魔鬼。

那年的2月经常下雨，傍晚的紫金港冷风阵阵，10个队员，一个舵手，一个鼓手，划完船上岸时汗水混着雨水，风一吹就打哆嗦。杨小和让大家围着码头仓库里的“小太阳”，把身上稍微烘一烘，半干就差不多了，他们还要继续下一个10公里的训练。

杨小和总是慢吞吞的，走路慢，说话慢，怎么也不像个灵动的运动健儿，可一旦上了龙舟，“就有一股王者气息。”队友如此评价。

“梆、梆、梆”——鼓点声越来越急促，身体前倾，把桨深深插入水中，再用力一划，一声鼓一声桨。3月的海南天气不热，但汗珠顺着杨小和的脸淌进粉色的队服里，央视转播的画外音将镜头对准他们的龙舟——“第5赛道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学生们……”26.692秒定格了杨小和的龙舟队训练的那个冬天，杨小和站在央视采访的镜头前笑着，风吹乱了他的



喊着他们熟悉的口号，学士服的袖口被湖水汗水打湿了

头发，浙江大学的龙舟队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第三名。

2020年之前的端午是热闹的，杨小和一直在参加比赛的路上。在西溪湿地划皮划艇马拉松、在黄河划龙舟、在青岛的海上玩帆船——贵州、海南、浙江、陕西，他上过《奔跑吧》和跑男团划过龙舟，甚至连五大连池也去了，参加的是冰上龙舟比赛。

奖状奖牌擦成一堆，在浙大，本科毕业生的第二课堂分数只要4分就可以顺利毕业，得益于这些比赛加分，杨小和的分数是223分，网站上显示，这是浙大有史以来的最高分数。

匆匆步履，见证实习和考研

2019年12月，杨小和偷偷报名了在福建的比赛，他在学校码头借了一双桨和救生衣就走了。赛后没能赶上高铁，他在绿皮火车硬座上坐了一整夜。“那时心里只有比赛和学习，两样都想拿第一。”他说。

这年年末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疫情像一道分界线，把很多人的生活分成两边。杨小和的许多快乐，就这样留在了大二。

中华龙舟大赛定格在了2019年，疫情之后再也没有举办过。

杨小和是医学生，学制五年，他开始搬校区、上网课，去医院见习实习、考研，书本将他的生活填满，放下桨拿起笔，医院和校园路上，他匆匆赶路，没有时间停留。

杨小和被分派到浙大二院见习实习，他是最早一批两天一次做核酸的人。

进手术室，值大夜班，见识生命的脆弱，也目睹过真正的生离死别。看到患者的女儿一个人蹲在走廊痛哭，那是成年人崩溃的瞬间；在分娩室值班，彻夜回响着产妇撕心裂肺的诞下新生命的呐喊……

高度紧绷的神经挨到了回校的那一刻。他依然固执，2020年的那个端午节，没有龙舟比赛，他坐在龙舟船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左边一下右边一下，带着偌大的龙舟在启真湖划了一圈又一圈，风景依旧，呼吸节奏却不如往常般规律，他越划越快，越划越快，直到呼吸跟不上划桨的频率，在水里搅动的桨拍出了一个个大浪花，启真湖水深，浪花很快就消失了。

灼灼灯影，点亮当下和未来

天空不会总有阳光，遇到黑夜，灯便是阳光。

浙大紫金港的“灿若星辰”灯通常会于跨年夜那天亮起，但在2021年的11月，疫情袭击紫金港，封校，彻夜做核酸，凌晨1点的紫金港从未有过这么多学生。

灿若星辰灯第一次在特殊时刻亮起，照亮了一旁下沉广场的核酸采样点，学生们说：“灯常在，人常安。”

很多浙大紫金港的学子如今回忆起来，依然会记得那个夜晚，在突遭疫情关头，灿若星辰灯的点亮，让人瞬间拥有了不一样的力量。这份穿透黑夜的光亮，似乎能照见未来的路一般，在毕业季来临时，充满无限希望。

没有龙舟的日子里，杨小和买了一块小滑板，在傍晚，他站在滑板上，手里是一支被他划断了的废桨，他用这支桨撑着地，一点点往前滑，经常划到晚上8点才回寝室继续学习，这是他和路灯的秘密。

队友们发现，杨小和不再那么固执地想要赢了，他开始划马拉松，最远的一场在湖州，单人皮划艇21公里，最近就在杭州大运河，双人皮划艇马拉松16公里，“能玩就行。”杨小和憨憨一笑。

学习和考研生活很枯燥，好在有朋友。2021年末的那场跨年夜，杨小和得空从实习所在的舟山医院出来，他和中华龙舟大赛的队友们在浙大舟山校区聚了聚，他们已经两年没碰过龙舟了，但还是下意识地比谁的划船机拉得更有力，杨小和领了一份烤全羊，不太好吃，但还是有点心酸，这是他在疫情后，第一次吃到学校跨年夜惯例发的烤全羊。

学医之路漫长，五年本科之后是三年的硕士规培，然后是博士，等到真正走进医院，也永远会有下一个病人，“谁能说考研上岸就是赢了呢？”杨小和问自己，得到否定的答案，突然就释怀了，疫情、学医、划马拉松，其实都一样。

人人都曾有过无所畏惧的青春时光，在那个季节里，也许跌跌撞撞，也许狼狈不堪。但经历这一切，才是成长。

“浙大！”“龙舟！”“走嘞！”“哎呀！”……

毕业时的那场划龙舟，没有对手，杨小和的身边终于有了队友，他们把一束花摆在龙角上，然后齐声呼喊口号。那天，启真湖阳光明媚，照得人睁不开眼……